

寓言小說

南遊記

局印行



南遊記

中冊

第十一回

張冠李戴打破悶葫蘆

虎皮驢蒙演成小巴戲

話說行者用着定身法將霞君和更餘鎮住。那二人緊相摟抱臥在榻上。却不能一言一動。只得面面相覷。聽得樓外一陣喇叭響。心知長卿回來了。不由大驚失色。半晌又聽得樓梯響動。益覺焦惶。萬分行者見了暗暗罵道：「這狗男女如今揭破了祕密。看你們怎樣也好。」大聖悄悄地行近門旁。聽得婢子立在門外叫門道：「奶奶快些開門。」少爺回來了。說猶未了。又聽得扶梯一陣腳響。行者心知是長卿來了。便伸過手去把門。門拔開。依舊使着隱身法。站在暗處靜觀他們情形。果見門開之處。婢子引着長卿大步而入。長卿嘴裏還帶調笑的口吻說道：「這丫頭這般貪睡。怎的開了門。便又躺在床裏。」

了。長卿且說且行。已到楊旁。猛見得霞君和更餘裸着下體。互相緊抱。便不由怒。從心頭起氣。向胸上湧。半晌說不出話來。行者却在暗中收了定身法。只見更餘和霞君才得自由。忙放了。樓抱哭喪着。從榻上爬起來。顫顫地。着上褲子。這時長卿已轉過氣來。大喝一聲。伸着右掌。卿又指着更餘。喝道。這賊子犯了大罪。求着我搭救。我顧著霞君之面。費盡多少心機。冒着多少危險。救得你來安住。此間原來你竟是這般不法啊。好



猛向更餘和霞君的臉上各擊幾下。道。好好。你們做得好事。原來兄妹交情是這般的啊。那二人聞言。不住發抖。垂頭喪氣。答不出半個字來。長

好好如今不消說了。你這狗賊真是非辦不可。說着回顧那小婢道：「快去叫人來。」婢子正也在一旁發驚，猛聽得主人吩咐，便諾諾連聲飛步下樓去。召僕役去了。更餘見事不妙，打算奪門而逃。行者站在暗中，早已知道，便使個定身法，又把他定住。自己却又出了樓外，跳在空中，忙把腰兒一扭，已落在新開路捕房之前，搖身一變，變作探目模樣，逕入捕房報警。巡捕頭得報，不敢待慢，忙調集十六名巡捕，荷鎗實彈，親自率領隨着行者，分乘二部汽車飛奔朔廬而來。這時行者忙又使個化身法，早出了元神，急回朔廬，暗中把更餘解了定身法。恰巧婢子叫得許多健僕上樓，長卿一聲指揮，把更餘按倒在地。一面又遣門僕到捕房報告。門僕方才出得門來，遠見二部汽車載着許多巡捕到來，倒吃了一驚，暗稱奇巧。便上前把大略報告了。衆捕紛紛下車，隨着門僕一哄而入。巡頭調遣衆捕分頭把守自己，却選了四個巡

捕和行者化身隨着門僕逕奔樓房此時行者元神忙奔人人叢收了化身現了原形依舊變作暗探模樣霞君在房中見捕衆卒至便嘆通一聲跪在長卿之前叩頭不已哀聲求赦道長卿……你……你與我平日情深恩重如今我縱然犯了七出但還須留些恩意赦了我吧長卿喝道嚇我當時費了多少心血多少金錢娶得你來道你是王氏閨秀誰知你是王家小賊的姘婦如今不把你一起辦了怎能洩我胸中之氣霞君聞言兀自哀求嘴裏說着許多私恩的話兒長卿倒漸漸有些軟了却不防行者站在房外慫恿捕頭并且大聲叫道諸位聽者房內三個人就是王更餘殺人盜欺案內的主犯請快些一併拿了別吃他們走也捕頭聞言便率衆入內把更餘和霞君長卿三人不分皂白加起鐐銬來長卿見了大吃一驚高聲辯道我是事主我是事主諸位別錯拿了捕頭道莫嚷莫嚷你已犯了大罪有人親來告

發只好請你到捕房裏去有話那時再說現在且別管你事主不事主了長卿還想分辯却已被捕衆加上手銬吆喝一聲押着衆犯隨着捕頭和行者下了樓出了朔廬捕頭又點齊了衆捕分乘汽車馳返捕房這時已是一點鐘光景捕頭便吩咐衆捕把三衆暫時分押容明晨解送公廨一壁却對行者道你是第幾號的行者胡亂答道我是二百五十號姓孫的叫做天齊巡頭道你住在何處明天還須傳你到公廨裏作個告發人哩行者笑道毋勞你的費心老孫乃是法界黃老板手下的對於這樁公案着實有些把握你道那個年紀輕的男子是誰就是今天下午四點鐘在南京路就逮的真主犯王更餘啊捕頭有些狐疑道笑話笑話你如何見得說那四點鐘就逮的是假王更餘那個青年是真王更餘呢我們行裏捉得犯人從來是沒有這般亂子的行者道你如果不信可用公堂裏通緝的照相去對再不然我還

有的確的鐵證。好在明天我還須到堂作證。那時再說吧。巡頭當下又教行者親自簽字。行者便很直爽地簽了字。便辭了捕頭。出得捕房。心中驀地一轉。却飛奔北浙江路而來。不一刻便到了公廨之前。就自言自語道：待老孫去探探八戒。好大聖立時念動真言。變作蒼蠅。嚶的一聲。神不知鬼不覺。早悄悄地進了公廨。來到臨時拘留所。果然早見了八戒。那猓子正在那裏躺着。身子不住地呶呶。而語行者飛過去。落在他的頭上。他却用着手拍來道：倒你十七八代楣的屎蟲兒子啊。這麼氣節。還活在世上嗎。老豬雖然遭了冤枉。但人總不會臭。怎的你也來欺侮我。也行者見他伸手相拍。吃了一驚。暗暗說道：這猓子日裏在功德林吃得多麼開心。如今坐了監牢。不知嘴裏還來咒誰。且待我戲他一戲。好大聖又念動真言。變作一個絕色美人。暗從柵外叫着。八戒道：三少爺。儂在這裏瞧你了。八戒聽得此聲。似乎有些相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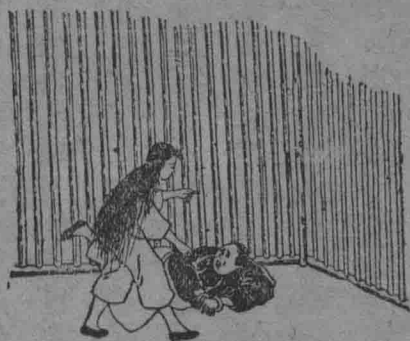
便霍地站起身來。禁不得脫口應了一聲。原來那行者故意把喉音一抑。裝得高三小姐一般。那獸子聽了。頓時撩起思妻之心。便以爲高三小姐來了。你看他頓時轉悲爲喜。呶呶地問道。你可是姐姐嗎。千餘年不曾相見。如今怎的會曉。老豬在這裏來相尋也。行者故意答道。自從你被齊天大聖收去。做了唐僧徒弟。往投西天取經。以後歲月空闕。獨守朝盼。你來夕盼。你來你偏偏不來。奴奴耐熬不住。便背了父母。私下出來尋你。把西賀牛洲東勝神洲北蘆鉅洲統統走過了。到了這裏。南瞻洲又不見你的踪跡。奴奴共走了十萬八千里路。一千四百個春秋。仍舊落得失望。所以只好留在這裏了。八戒不待行者說完。便望着柵外而來。猛把行者的手握着。哈哈笑了三聲。說道。好姐姐。好渾家。我的又親。又愛。又溫柔的老婆啊。你爲了老豬。挨盡這般辛苦。真是恩愛而多情了。老豬聽得人家說從前有個孟姜女。萬里尋夫。

你如今不但是萬里尋夫還可以叫做萬年尋夫了好姐姐快湊近臉兒來給老豬看看你在這千餘年來有沒老了一些行者又故意作態惹得八戒淫心蕩動迷着眼細把假美人相了道好姐姐你不但沒有老而且益發嫩了好姐姐老豬別的不必問起但你在上海做些什麼生活倒要問你一行者又故意嬌聲答道奴奴到了上海舉目無親只好到寶記弄或是蘭若里的莊上做做莊客大世界或是新世界裏做做跑街賺得幾個金錢度度日哩八戒哈哈贊歎道這樣說來姐姐原來是一個社會上的交際之花了行者說道我新近除這二處之外又搭上了一片影片公司公司裏人貪着我相貌縹緲性子圓通便請我做個女主角他們又在外面替我大吹牛皮說我是什麼二九芳齡正是綺年玉貌什麼大學畢業端乃學貫中西實近世之電影明星也八戒笑道笑話笑話你分明年已千幾百多歲了上海人

竟會說你只有十八歲。老豬想想上海灘上的人都是瞎眼的。卽如今天公堂上的老爺。他居然把老豬只當做念五歲姐姐。你想我們的第三百六十六代灰孫子。恐怕也不止念五歲了。這豈不是笑話嗎。行者見八戒這般開心不覺又轉了一個念頭。暗暗想道。待我換一個方法來嚇他一嚇。好大聖便笑對八戒道。郎君。我明天再來吧。八戒慌了道。姐姐啊。你因甚這般着急。我老豬見了你多聚一刻。心版裏多快活一刻。你如果去了。却教老豬何以自聊呢。行者道。並不是奴奴寡情。實是那面有人來了。給他瞧見。豈不弄出亂子來也。八戒聞言。便向左邊一顧。果見那邊似乎有個黑影冉冉而來。沒奈何只得舍了行者。那行者忙辭了八戒。珊珊而去。一轉灣。便又搖身一變。依舊變作一個婦人。不過二十歲光景。遠遠過前廊。却從暗處直奔八戒禁處。這時八戒正呆着目送行者。驀地見得那邊又有一個婦人向自己柵邊而來。

不禁脫口問道。你是誰家娘子。行者徐移芳。躡近旁。八戒微微笑了一笑。答道。郎君別尋笑話了。難道連自己妻子也忘却嗎。猓子被行者這一笑。一言。早迷却了。本心不分皂白。說道。你既是老豬的娘子。理該早些來瞧我。行者答道。我故意此刻才來。因為此刻人家都睡着了。我可以偷來伴你哩。猓子道。你真來伴老豬嗎。……好好好。但你怎樣進來的。行者見猓子淫心大發。便暗暗地罵一聲。猓子說道。不要急。不要急。我自法兒進柵。猓子叫道。姐姐別說閒話了。快些進來。幹我們的正事吧。好大聖。聞得猓子之言。便暗暗念動真言。把身子一縮。進了柵內。依舊變作婦人模樣。猓子果然色急了。不分皂白。上前攬着行者。親親熱熱叫道。姐姐快些說吧。你是誰家娘子。不瞞你說。老豬實在非汝的丈夫。行者道。郎君別瞎說。你分明是我的丈夫。王更餘。我是你的妻子。王趙氏好郎君。你別尋開心了。我且問你。我們夫婦之

間情亦不薄。你因甚却把我殺死。叫我做無夫之鬼。我在陰間聞得你又盜
 了銀行裏巨款。逃得無處可尋。如今却因甚竟吃人家捉住也。八戒不待行
 者說完。不禁遍體毛戴。退却數步。戰戰地道呀。
 爺爺啊。照這說法。你原來是鬼了。鬼啊。鬼啊。我
 不是真的王更。餘我不是你的家主。公不過我的臉。嘴却和你的丈夫
 已向閻羅王之前告准陰狀。今夕特來向你索命。也好大聖便又搖身一變
 頓時散髮。跳足遍體浴血。厲叫一聲。逕撲八戒。八戒見了。抱頭欲遁。却已不
 把你別強辯了。你因甚無故把我殺死。老實對你說。我
 過去逼近猓子。厲聲喝道。怕心中委實覺好笑。便又
 豬害殺也。行者見八戒害有頭債。各有主。不要把老



及早被行者一把抓住八戒倒在地。下大叫救命。行者恐驚動了他人。忙伸過來按住八戒的嘴。自己也現了原形。喝道：「這猢猻子怎的這般冒失見了老孫不唱喏。却叫什麼救命。」八戒聞言。方才知是行者爬起身來一把抓住行者的前襟。拚命道：「哥啊。你把我老豬幾乎嚇死也。你既有好心好意來救老豬怎的變作鬼婦侮弄我也。」行者笑道：「我的又親又熱又溫柔的。這就叫做幹正事哩。」八戒紅着臉道：「好了好了。不要嘲笑老豬了。如今且問哥哥乘夜而來有何見教。可有沒素齋帶給老豬吃也。」行者道：「這糞糠的夯貨。你坐了監牢不憂着性命。只想着吃齋。看你明天判了死刑。身首異處。還吃得東西到肚子裏去哩。」八戒嚇矮了二寸。驚呆了半晌。流着淚道：「哥啊。哥啊。老豬冤枉。總望你搭救搭救。別教我身首異處也。」行者笑道：「猢猻子。你要我救。怎可無禮取鬧。你如今且靜靜聽者。」老孫把情形告給你吧。那猢猻子果然一言不作。好

大聖便將私入朔廬緝得真的王更餘的事對八戒說了說得八戒呵呵大笑道造化造化老豬出得監牢不再變作王更餘模樣了行者道賢弟你如今放心可以安睡得老孫就此回去看師父吧八戒滿心歡喜送行者出了鐵柵好大聖念動真言跳在空中逕回東方旅社此時已是三點光景行者進了房中早見沙僧躺在床上睡得鼾聲大作行者也不去驚動他便悄悄地逕自登床擁衾而睡到了次晨沙僧侍着長老醒來驚見行者酣睡榻上非常納罕心中想道這猴子何時歸來却不教老沙知道忽然長老叫道悟淨你可教悟空起來趕快去搭救悟能也沙僧聞言便推醒了行者那行者嘆通一聲跳下床來對着師父施過禮長老道悟空我們安穩睡得一夜不知那悟能怎樣受苦也行者道師父別慮別慮今天保你見得八戒回來身上不瘦了半塊肉兒當下長老無言行者用過了臉水和點心却辭着長老

道師父老孫。此去便帶得八戒來也。長老道。好好好。你但小心從事。別被人家暗算了。行者不再答話。便出了旅社。坐得黃包車。逕向北浙江路而來。他在途中。却又搖身一變。變作了探目模樣。不消三刻辰光。來到公廨之前。好大聖解了車錢。跳下車來。昂然直入公廨。剛巧那林長卿王更餘霞君三人。已由捕房解到。準備早堂候訊。行者見了巡捕。便打個叫呼。聚在一處。不一刻。堂上提訊巡捕。首先上去呈上。巡捕房備文。讞員傳探目上堂。行者聞言。便從容上前。不知如何答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科罪考功憑書折大獄

燒香掃塔守法招微詞

話說行者聞得堂上傳問。便從容而前。讞員問道。你可是第二百五十號。暗探孫天齊嗎。行者答道。是不錯。讞員道。你怎樣知道他們是殺人之犯。可有何種證據。行者叉手答道。當然有得。證據說着。便指着王更餘道。這個便是。

通緝在案之巨犯王更餘。讞員拍案喝道：「什麼話？王更餘早於昨日逮捕到案。那裏再有王更餘其人？」行者叉手笑道：「請堂上息怒。昨天那個是冤枉的。他叫做朱悟能，不過他的臉嘴像王更餘罷了。」堂上如果不信，請提他到了堂訊問，便知讞員聞供便商同領事領事命令提另一個王更餘上堂。讞員吩咐一聲：「堂役答應。」不消一刻，就提得八戒上堂。讞員訊問道：「王更餘，你有什么話說？」八戒道：「沒有什麼話，不過冤枉二字吧了。」讞員道：「那裏冤枉你？分明和通緝照片上一般臉嘴一般裝束一般年紀，別的不必說，就是這幾樣已足證實你是巨犯王更餘了。」八戒道：「爺爺啊，老豬姓朱的從來不曉得什麼。王更餘不王更餘，讞員道：「你自稱姓朱，但叫做什麼名字？」八戒道：「老豬姓朱，名做悟能，渾稱朱老三，是也。」讞員聞言見和行者說得姓名不錯，倒覺得有些蹊蹺。行者見貌辨色，便趁勢說道：「請堂上注意，這個讞員點首道：有理。」

有理說着傳林長卿霞君王更餘三人上堂那三人由公役押上讞員見了王更餘不覺吃了一驚心中暗暗詫道奇怪奇怪這人臉嘴果然和那個姓朱的一般無二莫不成他是真犯了便大聲喝道你可是姓王的叫做王更餘嗎更餘哭喪着答道是小人便是也讞員拍着案喝道你膽敢賴辯本廳早已備文通緝在案更餘還想分辯



王更餘讞員頓時擺出一種極威儀的聲色重複喝問道呀你果是王更餘好好好你犯了許多案子自己可知道應處何罪更餘聞言辯道我却不知犯了什麼罪請堂上不要冤枉小人